



日暮，罗霄山脉的轮廓在霞光中愈发柔和，禾水河上，浮光跃金。小城永新南门老街的街角巷尾，孩童嬉戏的笑语在口袋公园里跳跃。刚从外地旅游归来的胡积德泊好车，抬眼望去，万家灯火次第点亮，其中一盏正等着他。“外面城市再新鲜，也比不上咱老街的滋味。”他对妻子说，话音里是熨帖的暖意。

若把城比作人，南门老街便是江西永新县城跳动的“心脏”。自东汉建县，至唐显庆二年县治落定于此，城址如磐石般扎根。岁月流转，老街曾历商贾云集的繁盛，也曾沐革命烽火洗礼——它曾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主轴……随着时代的发展，古宅民居日渐破损，街区环境一度又脏又乱。尽管如此，许多居民仍然守在老街。

为了改善居民生活，也为了让永新的“心脏”跳动得更加有力，永新县启动“重见永新”工程。专家团队翻阅县志、走遍街巷；社区干部挨家挨户，走访调研；社区群众各抒己见，出谋划策……最终，“小尺度、渐进式、微改造”的“针灸式”改造模式呼之欲出：一针疏通经络，让青石板路重新流淌生活的暖意；一针唤醒活力，让乡愁在人间烟火中苏醒生长；一针激活基因，让千年文脉在街巷间自由吐纳呼吸。

### 妙手回春，先求对症

88岁的龙叫妹穿着青布衫，坐在幸福街巷口晒着冬阳，她欣慰地笑着：“孙子小左就在百米外的酒馆唱歌，他见过大城市的繁华，却更愿意回家创业——因为家里不同了！”

“狭窄、破败、昏暗，晚上9点街上一个人也没有了，只有沿街老房子里传来老人的阵阵咳嗽声。”这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师李梦初访永新时的景象。

“必须改变”——这是共识，但“如何改变”，分歧随之而来。

“那时最流行的改法就是全部拆了重建，做‘新古建’。”永新县城控股集团副总经理史建华介绍，最初一稿全部重建的图纸，大家总觉得缺了什么。

“妙手回春，先求对症。”项目总策划彭礼孝说，光是摸清老街的“病灶”在哪，他们就去考察了3次。

考察发现，老街面积16.2万平方米，建筑产权构成复杂，涵盖公房、私房、单位房等多种类型，既有宋代建的南塔，被圈在老街的城厢小学二部的围墙里；也有近现代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会址，周边是保护区……

“全拆？不切实际。”彭礼孝坦言，永新是个山区小县，还曾是国家级贫困县，财政并不宽裕，南门老街并非名震四方的古巷，它需要的是“一剂因地制宜的良方”。

“我们‘用针灸给患病的城市疗伤’，这一栋一栋的建筑就好比老街的穴位，透过穴位，将整个区域激活。”史建华说，在完整保留原有风貌的同时，对每栋房屋实施个性化的设计改造，植入相应的商业业态，在激活每一栋古建筑的过程中，实现对老街的整体激活。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研究分院副院长王军介绍，他们对不同时期的650栋建筑，因地制宜地改善立面、加固结构。以民主街38号的改造为例，钢结构悄然替代腐朽木梁，旧房梁、门窗化作装饰纹理，青砖外墙的肌理被温柔保留。上下水、电路、网络与卫生间的嵌入，让老屋从容拥抱现代生活。

“我们摒弃大拆大建的思维，在保护更新中未拆一栋建筑，做到建筑产权基本不动、空间肌理基本不改、原有居民基本不迁、社会网络基本不变。”永新县城镇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贺江说，老街更新改造项目一期涉及700多栋建筑物、上万人口，总投资仅1.57亿元。

“我们初访永新时，老房子里咳嗽的老人是龙叫妹奶奶。她喜欢在巷口晒太阳，跟路过的街坊打招呼。我们调研时，她说希望可以冲水马桶，不用每天跑很远倒垃圾，更希望县城可以像记忆中的那样热闹。”李梦说，后来施工的时候，居民们没有抱怨，因为他们相信，老街一定会更好。

# 「针灸式」改造激活老街区

江西永新精准实施保护更新

本报记者 杨颜菲

的辣椒一把下锅，香气四溢。

前厅手机店是营生，后面厨房是烟火。“瞧我这老屋，70多岁啦，现在多精神！”黄五媛竖起大拇指，“改造之前，一碰到大风大雨，瓦片就会掉下来。现在，瓦片全部翻新，房间也变亮堂了！”

2024年，幸福街26号被列入老街改造二期工程。“改造完成后，第一次走进去都认不出来这是我的房子，墙刷得雪白，木板楼梯和二楼地板都钉过了，嘎吱嘎吱的响声没了。”

“一纵两横是我们整个南门老街的规划。但这里情况很复杂，一条30年都没有打通的禾河北路成了我们整个老街关键‘穴位’，一通则百通。”负责征迁的禾川镇人大主席董学强说，“在统一规划和修缮过程中，与大量私有产权业主的沟通协调成为首要难题。如何将改造图景与群众心中的愿景平衡好，真的费尽心思。”

一种由政府、专业人士、社区群众共同参与老城改造的模式在永新萌芽：项目由永新县委、县政府牵头发起，负责组建项目领导小组、筹集项目资金、组织项目实施；成立“大师工作室”、集合国内著名设计师共同设计；组建“永新古城之友”，邀请社区群众、社会知名人士等参与，为项目出谋划策。

一家一户走访，一轮一轮协商，一稿一稿修订……包容多元诉求的方案，在无数次的倾听与碰撞中诞生。“幸福生活，共同缔造。”贺江说。

63岁的胡积德在老街住了一辈子。改造前，晴天无处去，雨天一身泥，子女本计划等他们退休后一起搬走，“但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一砖一瓦都舍不得。”

所幸，南门老街迎来了改造。“怎么改合适？门框要换什么颜色？”这些问题，老街上百多住户都曾发表意见，也被专班邀请一起去商讨。

胡积德房子对面的口袋公园梅园里，老人们靠着花墙闲聊，石桌上的棋局半晌才落子，几个孩子追逐嬉戏。贺银秀奶奶抖抖被子，笑着指向四周：“咱们这小街区有好几个小园子，走到哪里都能歇脚。”

“曾经无序的建设和各类功能的聚集，让老街传统特色功能逐渐丧失，文化休闲空间占比仅1%左右，人居环境品质差，缺乏活力。”王军说。他们将老街7处废弃角落改造成口袋公园——有的围着百年古树设了圈石凳，有的在转角处辟出花圃，有的靠着老墙搭起葡萄架。居民出门不过百步，必能遇上的一处可以坐下来晒太阳的地方，珍园、忆园、梅园……每个园子都有好听的名字。

这些口袋公园，让老街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大花园，给市井生活添了诗意。被唤醒的街区，重新成为永新的精神坐标。

85后王雯俊以前在深圳打工，2025年春节回家看到老家变化，在幸福街7号开了一家家庭烘焙作坊。“在深圳租一个这样的店，成本比较高。现在离家近，租金又优惠，蛮划算的。”

### 疏通经络，活态传承

“1985年我就买了这个店面，下岗后就在这开小卖部，店名是因为以前街坊都叫我老婆‘小妹’。”75岁的王继先的店面，在盛家坪路和幸福街的交叉口，挂着“小妹商店”的招牌。在这个7平方米的小店里，王继先一边理货，一边介绍，“改

造以后，老街变了，但又好像没变！”

南塔依旧，唯见校墙为它让出一步；老房如故，只添了立面的花影；电线杆化为老街旧景，凌乱线缆已悄然入地……

“针灸式”改造，最见功力的一针，在疏通文脉、激活传承，改变的是破败的环境，不变的是老街文化、市井温情。老街上出现了一个特别的空间“老街记忆馆”，陈列着居民捐赠的各种老物件：老式收音机、黑白照片、缝纫机、煤油灯……每一件物品背后都藏着一段老街的故事。

周六下午，旧厂厂改造的非遗剧场里，来自北京的退休音乐老师陈荆发正在给县里的合唱团上山歌培训课。合唱团团长陈彦涛介绍，社团有50多个人，有20多岁的上班族，也有70岁的老人家，每周至少排练3次，只为唱好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永新子和调”。

每周三、五、日晚，永新小鼓的清脆鼓点与三角班的悠扬唱腔在非遗剧场准时响起。“这方舞台，让演员有了专属场地，艺术有了传承的土壤。”50多岁的永新小鼓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杜晓林道出心声。与数年前“送票都无人问津”的窘境相比，如今一票难求。

“小鼓一打咚咚咚，各位老表听端详啊。今天不把别的表……”鼓声清脆，竹板轻响，隔壁非遗馆里，三年级学生谢宁远正全神贯注地练习永新小鼓，稚嫩脸庞写满专注。“孩子放学主动要来，说打鼓比玩游戏有趣。”谢宁远的母亲欣慰地说。

如今，老街仍有40多种传统手工艺保持活态传承，800余户原居民、3200多人安居如故，传统生产生活网络有序延续，保持着老街鲜活的生命力。

在老街更新过程中，尤为注重对红色革命旧址的保护与活化。这些旧址并未被简单地封存保护，而是在修缮后继续投入使用。

海天春茶馆曾是当年革命志士秘密联络的地点，如今依然茶香氤氲，墙上多了图文展陈，游客在品茗之余也能了解那段峥嵘岁月；永新县商会是1928年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的地方，在老街改造时，还新发现了16条红色标语，是一笔宝贵的红色资源。

“我们对革命历史特别感兴趣，特意到永新县商会参观，这里标语都保存得很清晰。”来自江西瑞金的游客黄里文深有感触。

老街的青石板路，串起一部流动的地方志。那些曾经闲置的旧址、历史建筑和工业遗产，九成以上被精心活化——旧厂变身非遗剧场，旧厂房成了文创空间，每一处改造都承载着历史的记忆。

在这里，红色文化、非遗技艺与市井烟火完美交融。

改造的“针法”精准对位人民的期盼与城市的文脉，古老的街区与时代的脉搏共振，在烟火深处，流淌着不息的韵律。

图①：修缮后的永新县商会吸引了众多游客参观。 陈春久摄

图②：居民们在改造后的口袋公园梅园散步。 周亚茂摄

图③：禾水河环绕下的永新县城。 陈春久摄

本版责编：何思琦 版式设计：沈亦伶

## 人文茶座

# 依法保障 残疾人共沐书香

程 凯

我国有8500万残疾人，保障这一特殊群体的阅读权益是全民阅读的重点和难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对残疾人格外关心、格外关注。修订制定并实施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图书馆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残疾人教育条例以及推动《马拉喀什条约》落地生效等，为残疾人共享文化成果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残疾人阅读权益保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和历史性突破。

近期出台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通过立法的形式促进全民阅读，是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推进书香社会建设”要求的实际行动，对于进一步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保障残疾人平等阅读权益，提升残疾人发展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将进一步促进残疾人享有平等阅读权益。残疾人的平等阅读权益需要格外关心、特殊保障，让每一位残疾人都有机会从书本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接受良好的教育、提升文化素养、实现社会融合，既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应有之义，也是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必然要求。文化公平是公平正义精神的延伸。我们要大力推进《条例》的贯彻实施，广泛宣传，让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理念深入人心，促进残疾人平等地参与阅读。残疾人积极参与阅读也为促进全民阅读注入特殊的精神力量和推动作用，真正践行“平等、融合、共享”的价值导向，共建共享书香社会和现代文明。

二是将进一步促进特殊教育质量提升。当前我国残疾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与普通入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接受过高中阶段及以上教育的残疾人占残疾人总数的比例不高，特殊教育本身的水平和质量也亟待提高。《条例》从幼儿园到高校，都作出了明确的阅读促进要求，特别强调差异化和针对性。特殊教育是差异化阅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对标教育强国建设和教育现代化的战略任务，加快补齐特殊教育短板，增强特殊教育资源供给，提高特殊教育质量，从根本上提升残疾人阅读能力，通过阅读能力的提升，促进残疾人教育水平提升。

三是将进一步促进无障碍阅读建设。无障碍阅读是保障残疾人阅读权益的基础工程，科技创新和数字化应用改善了无障碍阅读的手段、内容和服务资源。《条例》专门提出“国家鼓励为阅读障碍者提供有声、大字、盲文、电子等无障碍格式版本的出版物，支持全民阅读无障碍设施建设”“国家支持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相结合”，并从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保障以及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为更充分、更有效促进无障碍阅读提供法律依据。我们要构建更多出版社、版权方共同推动无障碍出版物数量快速提升和可持续供应的工作机制，探索探索无障碍阅读的关键产品、支撑技术和有效服务。大力拓展数字阅读，加强数字资源建设与供给，满足不同残疾程度、不同年龄、不同职业残疾人分层次、多样化的阅读需求，帮助他们消除阅读障碍。充分考虑阅读的便利性、可及性，为残疾人无障碍阅读创造条件。“残疾人之家”等残疾人服务机构要主动作为，在开展无障碍阅读方面做示范、立标杆。

四是将进一步促进培育助阅读志愿服务。热心人士与残疾人无障碍的助读、伴读、共读，是全民阅读中最温暖的阅读。《条例》明确规定将书香城市、书香村镇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持续涵养社会阅读风尚，推进城市文明建设和文明乡风建设。我们要贯彻落实关于健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的意见，深入开展扶残助读文明实践行动，培育助阅读志愿者队伍，推动文化服务机构，尤其是图书馆、阅览室等开展多种形式的阅读助读志愿服务，为残疾人特别是为有特殊需要的残疾儿童送好书、读好书。让助读志愿者特别是青少年学生在伴读、共读等志愿服务中，与残疾人交朋友，传递真善美。

全民阅读是延续中华文脉、铸造民族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基础工程，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让我们携起手来，与身边的残疾人朋友一起阅读，共同感受阅读乐趣，为早日实现“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的目标，建设书香社会和文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作者为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

## 乡见

# 戈壁滩上，军垦文化浸润心田

本报记者 尚嵘峰

“叮——”下课铃打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一二六团中学进入了30分钟的大课间。学生们三三两两，结伴来到校园里的戈壁母亲青少年艺术宫。

军垦泥塑、军垦剪纸、军垦珐琅彩……“在这里参加社团活动，孩子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一二六团中学办公室主任李燕说。

一二六团中学是作家韩天航工作过的地方，他以一二六团的生产生活实践为灵感，写出了家喻户晓的《戈壁母亲》。当地以“戈壁母亲”军垦文化为核心，打造了戈壁母亲旧居、戈壁母亲综合文化中心、戈壁母亲美术馆等红色教育基地，学生们对老一辈兵团人的直观了解，很多源于这里。

十几平方米的半地下室，墙面地面全部用沙土糊成，胡杨木做成的主梁上，挂着简陋的煤油灯。戈壁母亲旧居里，保留着兵团人最开始住的“地窝子”，一二六团中学每年都会组织学生前来参观。

依托“戈壁母亲”红色旅游资源，这个离胡杨河市区最远的团场，在无垠戈壁上不再是一片荒凉，以“戈壁母亲”为核心的红色教育基地每年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人气一天比一天旺。

“这里以前是个棉花加工厂，废弃后被改造成了创意园。”在戈壁母亲文化创意园，讲解员正带领游客们参观。生产设备被原汁原味保留，兵团工业的来时路清晰可见；厂区内矗立着8组由废旧金属制作的军垦文化金属雕塑，展现着一段段兵团人的艰辛创业史。

曾经的拓荒热土，也是文学沃土。除了韩天航，陆天明、陆川、李娟、董立勃等作家都曾第七师生活。借助知名作家资源，当地在团场、社区、文化场馆建起一批文学名家工作室，让军垦文学滋养群众生活。

从通往胡杨河市的公路上转进一条农家道，一座不起眼的农家院出现在眼前，这便是董立勃的工作室。

“乍一看很荒凉，但团场就是这样，方圆几里常常只有一家人。”一三〇团文体广电旅游中心主任赵会芳介绍，董立勃生长于一三〇团六连，这里既是他的居所，也是公共文化场所，配备了农家书屋，军垦类小说、散文、诗歌等图书一应俱全。每年，在以董立勃军垦题材小说《沙枣花香》命名的“沙枣花香”文化艺术周期间，院子里的书吧和书画室总是挤满来客。

陆天明的工作室建在胡杨河韵文化馆内。“希望借助陆天明的军垦文学，带动更多市民职工爱上读书。”赵会芳说。工作室一旁是一间农家书屋，这里会定期举办读书分享会，像这样的农家书屋，胡杨河市有177个，藏书量达30多万册。

近年来，胡杨河市积极发掘军垦文化资源，整体打造“戈壁母亲”品牌，结合各团特色，形成了一二四团“军垦红果文化之乡”、一二五团“军垦红柳文化之乡”、一二六团“军垦戈壁母亲文化之乡”等军垦文化品牌。2025年6月，胡杨河市成为新疆和兵团首个中国“文学之乡”。

奎屯河静静流淌，微风阵阵，胡杨向阳。这片北疆戈壁，因垦荒而生，现在，又因军垦文化的浸润而愈发厚重又鲜活。

